性理大全書

五十五
五十六

漢書門
類 一一七 號 一〇九 函 一四 架 四〇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一一六七 號 四〇 冊 二九九 函 六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617
冊數 40 (32)
函號 299 35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新刻性理大全第五十五卷

學十三

温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

書中多有前人格言

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脫不得書處有錯用却處李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顔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君實脩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簒名乎曰然又曰敢辨

以後求風飾掩其罪

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

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

【集覽】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〇唐鑑武德中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世民及建成敗世民為太子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嶲州皆以為諫議大夫〇記曲禮上篇父之仇弗與共戴天注父者子之天不能復父之仇仰無以視乎皇天矣仇之之義誓不與仇人俱生也〇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〇按春秋傳魯莊八年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

【元】〇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集覽】李延壽按唐鑑延壽相州人仕為崇文館學士嘗追述父志作南北史一百八

班氏特怨杜張

十篇上之又撰太宗政典高宗覽之著美直筆賜帛襃之○陳壽按晉書壽巴西安漢人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張華愛其才舉孝廉除著作郎撰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稱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又著者舊傳十餘節行于世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夭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劉氏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傳曰班氏特怨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輒没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曰是時杜氏之絶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

已故弁貸杜周此子産立公孫洩之義也未卿退
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爲厲國人大懼
子産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
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
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
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
絶之後不因其爲厲也【集覧】張紘 按漢書紘杜陵人湯之後安世玄孫也父放為成帝侍中紘襲土光武時更封武始侯嘗将突騎一安集荊揚紘在朝歷世明習故事朝廷礼義多所正定後為大司空卒諡曰恭○杜周 按漢書周杜衍人元封初為廷尉外寛内深其治大放張

湯所為厥後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極其前
臨上以其刚方無私遷御史大夫○子産立公孫
洩之義 左傳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昭七年鄭
人相驚曰伯有至矣郎良霄則皆走不知所往鑄
刑書之歳二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
六年三月三日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
者明年壬寅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余又將殺段也
公孫段豐氏黨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
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益懼七年二
月子産立公孫洩及良止伯有之子使有宗廟以
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産曰鬼有所歸乃不
為厲吾為之歸也及子産適晋趙景子成問焉曰
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産曰然人生始化曰魄既生
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
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
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
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
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

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新唐書敘事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

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集覧】（卓文君）按漢書文君臨卭人卓王孫之女因琴夜奔司馬相如聯騎逝歸成都家徒四壁文君不樂謂相如曰盍歸臨卭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相如從之盡賣車馬置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於市中王孫恥之乃與文君僕百餘錢百萬乃歸成都建元初相如著子虛賦獻帝上悅之拜為郎遷文園令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

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
太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
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
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耶○司馬
子長動以孔子爲證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
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爾
○史記亦疑當特不曾得刪改脫槀高祖紀記迎
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
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
寵於王【集覽】陳桓公按左傳桓公名鮑平舜之後也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
○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
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
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
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
也【集覽】新垣平按漢書新垣平趙人文帝時以姧詐謟帝帝信而悅之拜太中大夫未幾人告平所言皆詐下吏治斬于市
○問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當初何嘗

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又問黃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曰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踈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集覽】黃屋左纛漢高本紀注蔡邕曰天子車翠羽盖以黃繒為裏是為黃屋纛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衡上或在左纛音道李斐曰纛羽葆幢也在乘輿車衡上左方注之故曰左纛音道【葬長陵】按一統志漢高祖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三十五里徙關東家於此置陵邑

○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集覽】許由高士傳由字武仲聞堯致天下而讓焉乃遁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而問其故由對曰堯欲召我惡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遂牽犢上流飲之

○或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為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為深知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耶【集覽】【桑弘羊】按漢書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不用籌筭言利事析秋毫年十三侍中得幸元狩初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丞盡

管天下塩鉄作平準之法而天下用饒元封中賜
爵左庶長李克授史畧克親人文侯斯卜相問克
曰先生嘗教寡人家貧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所
相親成翟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
所与達視其所挙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五者足以定之矣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成所挙也
於是乃相成注
成文侯弟也

○或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為譏弘之不足為儒
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
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
如耶○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
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疎
略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
思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
季父也春秋高閲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
大體呉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徳淮南王弟也秉
徳以陪朕豈不為豫哉固遂節了呉王一段只於
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徳以陪朕蓋陪字訓貳
以此言兄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
曰昪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義其叙傳云
為春秋考紀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随所得者載入

正如今人草藁如酈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

【集覽】酈食其踞洗按漢書食其陳留高陽人商之弟初以儒者見高帝帝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食其說之帝輟洗近坐問計遂使說齊下七十餘城及韓信攻齊王以食其為賣己乃烹之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一作此之文類甚多）東坡此文亦不曾見包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曰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

【集覽】許敬宗按唐書敬宗字延族杭州人父善心仕隋爲給事中敬宗太宗聞其名署文學館學士尋除著作郎兼修國史貞觀初駐蹕山破賊命草詔馬前援筆立就帝益愛之由是專得掌誥令高宗將立武昭儀爲后敬宗陰揣其私力贊成之武后德焉遷弘文館大學士孟嘉按晉書嘉江夏人宗曾孫少知名太尉庾

亮領江州辟為從事亮嘗大會客豫章太守褚裒
問嘉安在亮由是益重嘉後為桓溫參軍九日宴
龍山風吹帽落嘉不覺溫命孫盛為文嘲
之嘉即為答文甚美四坐嘆賞後遷長史

◯載記所紀夷狄祖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
記而過譽之◯問班史通鑑二十氏之學如何曰讀
其書自可見又曰温公不取孟子取楊子至謂王
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侔猶碔砆之於美玉故荀
卿謂粹而王駁而伯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
非者以其有異也◯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
其户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十史各有是非當

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淮
陰為連敖典客漢史作粟客顔師古謂其粟疾而
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
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為大將若已以賓禮
禮之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為是三
代表是其疎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説行不得君以
為堯舜俱出黄帝是為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
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于同姓之無
別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

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湣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

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集覧】淮陰為連敖典客 按史記漢元年初淮陰人韓信從項梁度淮數以策干項羽不用亡歸漢為連敖典客注連敖典客秦之官名職掌治藏即漢之治粟都尉也顔師古 按唐書師古琅邪臨沂人顔子三十七世孫校定經史注班固西漢書修五礼成進子爵終秘書監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田和遷康公 通鑑外紀周安王十一年齊田和遷其君貸於海上食一城注和乃田常曾孫為齊相故遷之康公名真平公之子安王二十三年卒無子和遂并齊

○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温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

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縁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温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温公平日自耐劇孟不知温公爲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 集覽 范曄撰南史曄字蔚宗順陽人泰之子好學善文章隷書曉音律宋元嘉初爲宣城太守累遷太子詹事所著有後漢書 陳平說高祖間楚事 通鑑楚漢丁酉年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夫輩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十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父請骸骨歸疽發背死耳 亞夫得劇孟事 按通鑑孟洛陽人以俠顯名景帝時吳楚反周亞夫乘傳至河南而得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矣

○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 ○胡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

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簡子云眞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公節也【集覽】豫讓按通鑑談上黨人初仕晋之太夫智伯智伯為趙襄子所滅為之報仇變姓名為刑人挾匕首欲刺襄子不果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伏於橋下為襄子所獲請襄子衣拔劍三躍而擊之乃伏劍而死

○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晋夏冬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集覽】石晋冬於篡而以此年係之按五代史石敬塘沙陀人為明宗之壻唐清泰三年以為天平節度使非命發兵討之敬塘遣兵求救於契丹契丹立為皇帝既得位以十六州之地以賂契丹事之甚謹上表稱兒皇帝君臣恥之成德節度使安重栄殺契丹使者敬塘殺重栄契丹問罪不已敬塘以憂殂在位七年

非春秋存陳之意

○或問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妥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為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問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者為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

[stamp]

德○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能有所爲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公之言多説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問溫公言聰察彊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溫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喚作德也○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彊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彊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説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説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説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説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説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

集覽 **高陽氏才子八人** 按通鑑外紀顓頊高陽氏娶鄒屠氏之女生蒼舒隤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愷是也 **智伯五賢曰如説射御足力之類** 通鑑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

則賢強毅果敢則賢矣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

○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為更法之首溫公却節去之只從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

集覽 秦人上戰功 商鞅計置爵二十等以戰譙周曰秦用

獲首級者計而受爵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惡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之首功之国或曰上猶尚也鮑彪曰上時所尊上也

○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為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太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其後一

處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為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呉去呼名得數萬人助呉如子房劇孟皆温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為褒貶温公此様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悙言温公義理不透曰温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黠何足以知大處

【集覧】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得行 漢書高帝十一年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聴因辞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晋獻公以驪姫故廢太子國乱数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罷矣吾直戯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揺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為戯乎上佯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従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驚曰吾求公数歳公避逃我今何自従吾児游乎四人曰陛下軽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章悙】按宋鑑悙字子厚浦城人始生父得象奇其風骨以為必貴元封中拝相封申国公名聲赫然

○【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温公利餐銭故遅遅温公遂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乱 見管見後唐荘宗六月甲午條下 ○温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録

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在忙裏作成原無義例○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蓍龜一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集覽】

【宋莒公】按宋鑑宋庠字公序雍丘人天聖初舉進士第一累官翰林承旨參知政事與呂夷簡不合出知揚州皇祐中拜中書平章數言國家當鎮固根本嘉祐中拜相封莒國公治平中改鄭國公卒贈太尉諡元獻爲人儉約好學不倦所著有挍定國語補音通譜叢志諸書

○唐鑑欠處多看底辨得出時好○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集覽】

【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唐鑑開元二年復置十道按察使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稱其職乃止

○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

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為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地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寛看若一

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豈

集覽 子封比干事 史記武王克商踐天子之位乃反商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注箕子比干皆紂之親戚也 太宗誅高德儒 通鑑隋煬帝十三年李淵遣其子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先是大業十一年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宝成朝堂前德儒等奏以為鸞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拜朝散大夫

○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踈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

不爲英雄所笑○唐鑑白馬之禍諸公論不及此

集覽 白馬之禍 通鑑唐昭宣帝天祐二年梁王朱全忠殺宦者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

○唐鑑意正有疎處孫之翰唐論情練説利害如身處親歴之但理不及唐鑑耳

集覽 孫之翰 按宋鑑孫甫字之翰陽翟人日記数千言擧進士累官右正言時事多所建明官至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有文集七巻著唐史記七十五巻

○呂伯恭晩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

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税之法説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凞甯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

集覽 租庸調 通鑑隋恭帝皇泰二年二月唐定租庸調法注王宗曰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戸則有調

楊炎二税之法 通鑑唐徳宗建中元年始作两税法唐初賦斂之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戸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寖壞至徳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戸不勝困弊率皆逃從至是楊炎建議先計州縣每歳所用及上供之数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戸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税三十之一居人之税秋夏两徴之其租庸調

雜徭悉皆按本傳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父播舉進士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炎豪爽尚氣父喪廬墓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矣三世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唐之德宗時拜相

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太忠說得太好了

【集覽】張居翰按五代史居翰故唐掖庭令張從玫之養子唐昭宗時為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祐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用事崇韜專政居翰默默而已莊宗遇弒明宗紹位居翰求歸里閭尋卒

○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　○入　子由古史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證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瞍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聖賢之心淡然無欲

毋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
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
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
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
之爲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
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
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
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
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

者苟非所據則雖巵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
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
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
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
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爲
逆億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
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
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
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

亦有不能無憾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其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為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

【集覽】【箕山之上有許由冢】按一統志箕山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里一名崿嶺昔許由隱此堯召為九州長不欲聞洗耳水濱巢父牽犢上流而飲之即此上有許由墓 【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慫慕】書大禹謨帝初耕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 【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後漢崔烈子鈞烈位為三公論者嫌其銅臭烈擊之鈞走烈罵曰子被父撾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烈慚而止 【卮酒豆肉】記坊記觴酒豆肉讓而後食人猶犯責 【太甲賢而伊尹告歸】商書咸有一德篇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注伊尹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也 【成王冠而周公还政】史記成王長能聽政周公歸政於王王臨朝周公北面就臣位 【宣王有志而共和罷】通鑑外紀周厲王出奔于彘二相周公昭公以太子靜尚幼乃相與和協共理國事故號共和王崩于彘二二相奉靜即位是為宣王二相罷政 【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通鑑周大象二年隋公楊堅欲篡周命夜召太史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堅妻獨孤氏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

○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

得聖人爲邦之法

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

聖賢以六經垂訓

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

書之不正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集覽】劉聰按晉載記聰漢王淵第四子博涉經史孫呉兵法交結名士皇太弟以爲積弩將軍及淵僭號封楚王淵死太子和立聰弑之而篡其位永嘉中攻陷兩都俘囚二帝知又烝其太后斬戮諫輔府藏空竭民不聊生在位七年而死【石勒】按晉載記勒武鄉羯人初爲盜後從劉淵爲冠軍將軍太興初劉曜封爲趙王既而與曜有隙攻曜爲勒所殺盡有秦隴之地咸和中稱帝建國號趙僭位六年而死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

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幷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幷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一作此時便是無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脩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

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旣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靑龍幾年之類方爲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鎭割據云云（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否）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

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安得謂不能有其土地也

【集覽】太宗并了大原通鑑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帝自將伐漢至大原督諸軍圍城五月漢王繼元降詔賜爵彭城郡公

○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為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公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

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掩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係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

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為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立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

【集覽】胡注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　按三國志董昭濟陰定陶人初舉袁紹歸曹操勸操挾天子令諸侯卒成伯業拜司徒嘗上疏陳末流之弊卒謚定侯［劉穆之］按南史穆之清州莒人徙居京口從宋武帝平建鄴諸大處分倉卒立定累加尚書左僕射帝北伐留守建鄴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後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文宣

〇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秋

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後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
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
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
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
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
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纎巧處如指出公孫
弘張湯姦狡處皆説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説
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
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
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敗董狐之書崔氏
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
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
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奠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
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不制
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
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
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止勒成

一家世號實録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决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梍天下之筆乎

集覽 **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 按左傳董狐晉史官靈公欲殺趙盾盾出奔已而趙穿弑公盾遂復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復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 左傳襄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漢紹堯運 按西漢書西漢高帝堯之後堯以火德漢亦以火德故曰漢紹堯運也

閒馬遷既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及觀武紀

止言封禪禱祠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書中國有略及武帝者然封禪書不過又述武紀所言平準書又何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兵又言文帝而不及武帝遷謂夫子春秋於定哀也則微亦須略舉弘綱而或詳載或不載既自不同若武紀猶可疑者潛室陳氏曰史記不專為漢史乃歴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十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

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為立志

華紀添足

而選士之法最爲近古何乃不爲立志曰漢書缺與處兵無志選擧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問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八書之作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今漢志雖爲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説今自悖其名先輩嘗識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煞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贊畫蛇添足

[集覽] 八書漢書注有

張旭悟筆法

馬遷作史記有八書一曰禮書二曰樂書三曰律書四曰曆書五曰天官書六曰平準書七曰河渠書八曰封禪書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集覽] 張旭 李草書擬唐鑑旭蘇州吳人善草書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

為神世稱張顛嘗尉常熟有父老屢求判其狀張怒父老曰見公筆勢奇妙欲家藏之耳遂判與之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幽閒録云張旭書得筆法傳崔邈顔真卿旭言始吾聞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每醉輙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揾水墨中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集覧】法備於右軍按晉書王羲之字右軍瑯琊臨沂人僑居會稽司徒導之從子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幼

訥於言及長辯贍善隷書為古今之冠仕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集覧】蒼頡作字按一統志頡南樂吳村人生而神聖有四目黄帝時為史官因見鳥跡蟲文而制文字以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至秦滅其籍而文不傳矣

○二王書某曉不得看著只見俗了今有箇人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有釋名底此皆僞者【集覧】二王書南史齊張融善草書高帝曰卿恨無二王書法答曰臣非恨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注二王謂王羲之及子王獻之也

○字被蘇黄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集覽】蔡君謨按宋鑑蔡襄字君謨仙遊人天聖中進士累官知諫院正色讜言精於吏事下不能欺所至有声能文章尤工於書為當時第一官至端明殿學士卒謚忠惠

○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虚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集覽】米老理會得按宋鑑米芾字元章呉縣人寓居襄陽號海嶽外史為文奇険特妙於翰墨書山水人物自名一家精於鑒裁遇古鍾鼎器物書畫極力求取熙豊間以恩補校書郎歷洽光尉累官礼部員外郎知淮陽軍

○南海諸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鍾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籀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黄魯直諸人出来便不

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書」【集覽】窮八法書法兆王逸少書偏工書永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永字八畫也又曰以永字爲例蔡邕得之異人相傳至張旭以授李陽氷也

○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怱怱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群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群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註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擎虔外別出肩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倉頡字世

小篆大篆古文

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黄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籀始畧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畧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爲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

集覧 史籀始畧変古法謂之大篆史記周宣王史籀変科斗以為大篆注古書謂之象文文盤曲貌李斯又畧変籀法謂之小篆史記秦李斯作蒼頡篇取籀省文以為小篆

唐宋與日月相傍

○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倉史二家文字爲篆書至今與日月相昺煥是固不可以罪掩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歟七八百年僅見唐李陽氷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茍簡煩碎峻迫以爲治壹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厭篆書繁難省徑爲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背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時所向而甘心繁難者哉篆學之抓殆其勢之所必至隷篆之興繇於秦而篆之廢實亦繇於秦推所從來任吏之過也

【集覽】秦丞相李斯燔焼聖經史畧秦始皇帝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焼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焼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李陽氷按通鑑李陽氷唐宗室也善古書法開元間為當塗令李白以其族人往依之乾元初為縉雲令修孔子廟歳旱禱雨於城隍約以五日不雨將焚其祠如期果雨秩滿退居吏隱山劉埜曰忘歸多遡誅篆刻為世所寳其後舒元輿叙之云秦李斯作玉筯篆更八姓無出其右唐李陽氷竊入篆室獨能隔千年與李斯相見其格峻其力猛天以字寳與吾唐矣

○自隷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己而已漢隷之流為晋隷則又専務姿媚以悦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甚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悦目為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晋而後若唐若宋

聲明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迹之遺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三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集覽】科斗鳥跡尚書序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實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云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科斗虫名蝦蟆子書形似之史記蒼頡黃帝史臣觀鳥跡象之以作文字鬼夜哭龍蒼藏爲有文字恐人書之故鬼哭龍藏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補註】公孫弘武帝時舉賢良對策事見史記尚上也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

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擧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因云顯道乃止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擧業某何嘗不教人習擧業也人若不習擧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擧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補註】此言應擧得之不得皆有命

○或謂科擧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擧業餘日卽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擧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己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己全做不是這是工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

聖人教人只是爲己

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
大段好了【集覽】狼狽王幼學曰頭倒失措者曰狼狽蓋狼狽是兩物狽前兩足絶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矣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爲力舉業
乃分外事到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士
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
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
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
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教人只是

爲己○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
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
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
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
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專做
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
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
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
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

家身已些子事。○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汨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强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强勉來學義理然某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為是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擔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況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

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
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或
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
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
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
可責志正謂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
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舉業亦不害爲學前
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
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嘗論科舉

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
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
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
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
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
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
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
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
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

去治此一項令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問許叔重大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横置胸中却害道○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櫽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方是真舉子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

義理通透則識見高明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新刻性理大全第五十五巻終

真風流人豪

新刻性理大全第五十六巻

學十四　　温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

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集覽 石曼卿 按宋鑑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少以氣自豪貴落世事自顧不合時乃隱於酒真宗時為太子中允嘗進備邊策不報已而西方用兵帝思其言欲召用之而延年死矣其為詩文尚致建稱其意氣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擧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君子德足以求志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

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

句至其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陵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黄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衮說盡無餘意黄費安排【集覽】杜甫夔州以前詩佳按唐鑑杜甫襄陽人初入蜀卜居成都嚴武鎮蜀辟為參謀大歴初武卒蜀亂甫乃泛江游嘉戎次雲安移居夔州之東屯所作有秋興等詩○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箇倔強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

衡塞走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集覽〕劉琨按晉書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元帝時為侍中太尉少與祖逖為友每枕戈待旦志欲討逆常曰吾恐祖生先我著鞭琨少工詩善吟詠為時所推重○鮑明遠按南史鮑照字明遠少工詩為世所尚仕宋為臨海王參軍詩評云為詩欲詞格清爽當看鮑照謝靈運詩人中稱為鮑謝杜詩云俊逸鮑參軍○李太白按唐書太白蜀郡彰明人母娠時夢長庚星因名之性倜儻善詩賦尤工古歌才志逸邁天寶初召見金鑾殿論當時事詔供奉翰林後帝坐沉香亭召白為樂章乃援筆成清平調帝愛其才欲官之為高力士貴妃援而沮之遂浮游四方卒於采石○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

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蘇子由愛選詩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集覽〕謝靈運按南史靈運玄之孫家于上虞少好學博覽群籍文章為江左第一仕宋為永嘉太守襲祖父封

爵故世稱謝康樂○[白居易]按唐書居易字樂天下邽人元和調盩厔尉後為左拾遺尋出為江州司馬久之擢主客郎中知制誥與元稹多酬詠時稱元白會昌初為刑部尚書○[毛穎傳]舊唐書云韓愈作毛穎傳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謬者○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自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帝王底氣燄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集覽][賀知章]按唐鑑知章四明人性曠夷善談說證里初擢進士累官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晩節尤誕放遨遊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天寶初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卒年八十六○李太

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集覽]荊軻按通鑑荊軻衛人燕太子聞其賢乃客之極其禮貌稱為荊卿令刺秦王政及諸侯侵地方入秦賓客送至易水使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乃不復反復為羽聲聲皆瞋目髮盡指冠入秦事敗死之○杜詩初年甚精細晩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

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巻多
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
尊慕之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
有二篇合爲一篇者【集覽】陳子昂按唐書子昂梓州射洪人元敬子文明初舉進士上書言事武后奇其才擢麟臺正字累遷右衛胄曹參軍唐之文章至子昂始變雅正王適稱爲海内儒宗所論著世以爲法○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
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
不然也○問李太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
輩多稱此語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

落楊柳月中疏則尤佳○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
好此不可曉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
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人看場耳問韓退之潮州
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
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文字好用
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
此句云此詩不足爲法○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
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
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爲人

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地掃地焚香閉閤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詩則有做不着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為之也

【集覽】韋蘇州　按唐鑑韋應物河南人性高潔工詩永泰中歷除江二州刺史召為左司郎中貞元中又歷蘇州刺史世號韋蘇州有集十卷○杜工部　按唐鑑肅宗時杜甫以嚴武薦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後人稱為杜工部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集覽】孟浩然　按唐鑑孟浩然襄陽人好節義隱鹿門山年四十遊京師王維私邀入內署俄玄宗至維以實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召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張九齡辟為蘇州從事

○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著如此做去【集覽】孟郊　按唐書郊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合為詩有理致最為韓愈所称登進士調溧陽尉後為參謀卒諡曰貞曜先生

○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纔到那族必心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

是懼處韓文闘雞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
乃謂雞困了以水噴之便醒一噴一醒即所謂
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曰爭觀雲填道助
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
乃此是東野之工○李賀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
自在又曰賀詩巧【集覽】李賀按氏族賀字長吉七歲能詞章苦吟每旦出騎弱馬小奚奴背古錦囊遇得即投之囊歸母探囊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嘔出心肝乃已憲宗朝為協律郎一日夢見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云上帝成白玉樓召君作記遂卒時年二十七歲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渾成如唐人玉川子

輩句語雖險怪意思亦自有渾成氣象因舉陸務
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
好【集覽】玉川子按唐書盧仝濟源人寓居河南號玉川子好學博覽工詩嘗為月蝕詩譏元和逆黨又為茶歌句多可警韓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由是名播海宇士大夫敬焉○白樂
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這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
泣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
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猶雅
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不可

子美救房琯亦正

曉如劉禹錫作詩誇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底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

【集覽】張曲江按唐書張九齡字子壽韶州人七歲能屬文擢進士第為唐賢相嘗抗李林甫請誅安祿山以始興舊為曲江縣地故天下皆以曲江公稱之也○武元衡被刺按唐鑑元衡太原人平一之孫仕德宗為御史中丞常對延英帝目送之曰真宰相器元和中拜相時淮蔡用兵悉以機政委之未幾藩鎮王承宗遣盜刺殺之○【李德裕】按唐鑑德裕贊皇人吉甫子穆宗初擢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敬宗朝獻丹扆六箴拜西川節度使建籌邊樓累官門下侍郎拜太尉封衛國公自元和後因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罷德裕從容裁決沛然若無事時○房琯按唐鑑琯河南縣人少好學風度沉整隱陸渾山開元中以薦為校書郎授盧氏令玄宗幸蜀琯馳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韋見素奉冊靈武見肅宗及還都遷禮部尚書

○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十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有好處詩人未易到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戰乃時雨不殺是好聲○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

晏卿胸次非諸公所及

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晏卿胸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爲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作如何及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爲之又曰山谷詩忒巧了○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爲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眞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有筆力【集覽】陳后山按宋鑑陳師道字無己徐州彭城人高介有節安貧樂道諸經皆有訓傳於詩禮尤邃其爲文師曾鞏爲詩師黃庭堅平淡雅奥自成一家元祐中蘇軾薦其文行除本州教授累遷秘書正字號后山居士

○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詩好崔德符小詩好【集覽】梁甫吟三齊畧記諸葛亮耕隴畝梁甫吟曰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墳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古人詩中有

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甚麽句法○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集覽】嵇中散按晉書嵇康其先本上虞人美詞氣有風儀性絕巧而好鍛恬靜寡欲與阮籍等為竹林之游世號竹林七賢仕至中散大夫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卻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去聲）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

詩如何有此意○今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
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今人
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
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東晉宋齊梁陳也）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崎底今便學得十
分好後把作甚麽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
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
林擇之云後山詩恁底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
肯去學山谷曰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

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
序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序事情敘得盡後山
敘得較有疏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或
謂梅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
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集覽】梅聖俞（按宋鑑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詢從子工為詩歐陽脩與為詩友以蔭為河南主簿歷鎮安判官仁宗召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直講遷都官員外郎卒堯臣家貧好飲酒與物無忤賢士大夫多從之游）
○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楊大
年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

覺又至歐公旱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嵌事使難字便云好

【集覧】楊廷秀 按宋鑑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挙進士調零陵丞時張浚謫居寓焉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遂以成名齋改知奉新孝宗召為國子監博士後以寶文閣待制致仕進寶謨閣學士萬里際遇三朝始終一節杜門著書絶意榮臣聞侂胄中見邊釁開謂必悞國憂憤激烈不食而死謚曰文節祠于學宮○王建 按氏族傳元和間詩人以宮詞名家凡一百有

四篇逸一
詩九篇○又曰明道先生有詩云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蓄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詞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

之變遷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虚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黄初而降日以澌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蹤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鎭浮靡詩家爲之中興

西山眞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愔愔之語凜焉爲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于後斯義浸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

集覽 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 按左傳武公康叔十世孫也武公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七年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有功平王命武公爲公及武公年老作抑戒自警其辭見詩小雅抑篇。楚靈王之無道 國語注楚靈王無道築章華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燕豆不妨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爲此臺人罷財盡數年而成諸侯莫至若君謂此美楚其殆矣未幾吳兵來伐出走餓死。祈招愔愔之語 左傳周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樂府之新声 韻會云漢孝惠六年使樂府令備簫管故後世有樂府之名。梨園之法曲 唐禮樂志初隋有法曲其聲

杜王足以訂千古是非

清新而近雅玄宗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弟子三千人教於梨園謂之法曲子弟○古今詩人吟諷甚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淡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集覽】杜牧之按宋鑑牧之萬年人佑孫善屬文能詩有奇節第進士仕累官史館脩撰終中書舍人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邈矣弗論余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

而漢五言作訖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為太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而況後之作者乎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

浩翁眼高一世

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略不之許彼翁獨深器重以爲絶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已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倜儻之爲尚而極詆浩翁噫羣兒之愚爾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門之經師也哉

集覽 顔謝以下按南史顔延之字延年臨沂人文章冠絶當時仕宋官至太常延年與謝靈運齊名時稱爲顔謝○沈宋之躰宋之問傳魏建安後江左詩律至沈約宋之問又加靡麗號沈宋躰○按南史沈約武康人博通群籍善屬文仕梁累官至中書將軍丹陽尹尚書僕射著晋齊梁書及文集数百卷○宋之問西河人偉儀觀善詞章武后時累官尚方監丞嘗與張説等撰三教珠英與常維稱一臺二妙中宗朝爲脩文館學士弟之悌以驕勇聞之遜精草隷世號三絶○浩翁按宋鑑黄庭堅洪州人以脩實録謫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自號涪翁與秦大虛書曰某屏棄不毛之郷以禦魑魅耳目昏塞舊学廢忘是黔中一老農耳○詩雅頌風騷

尚矣漢魏晋五言訖于陶其適也顔謝而下弗論浸微浸滅至唐陳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雖始於唐然深遠蕭散不離於古爲得非但句工語工字工而可○詩以道性情之眞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也漢魏迄今詩凡幾

變其間宏才實學之士縱横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含毫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情性之真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

一作惟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
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
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
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只攄發胷
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
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
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
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

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
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
一般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
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
後以飽食煖衣而不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
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
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
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
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退之文不可

退之善道文王意

漫觀晩年所見尤高○退之晩年爲文所得處甚
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
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
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
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韓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
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
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

能也○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
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
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荊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
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六經先聖所以明天
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
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捄敝通變因時損益之
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
故死生終始之変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
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

揚雄庶幾於道

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闕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

韓柳古文名天下

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閫奥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

集覽 申韓 按通鑑申不害鄭之賤臣學黃老刑名以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

六經治世之文

國治兵強○韓非韓國公子與李斯俱學於荀卿喜刑名法律之學作說難孤憤五蠹說林五十六年秦始皇時為韓使秦因上書始皇嘉納未幾斯嫉而譖之詔下吏斯遺藥使自殺

人有語及為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章載於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

集覽 左丘明授氏族云左丘明因春秋作傳杜預云仲尼為素王丘明為素臣宋元豐中詔從祠夫子廟庭追封瑕丘伯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為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為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

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
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揚
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
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
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
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
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
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
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頲著

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
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
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
畧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
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
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
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
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
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

古文四十六自是四十六却不交雜【集覧】林文軒按氏族林譔之宋隆興中下第歸專心聖賢之學晩登仕版在詞掖多論駁不得其言而歸號艾軒先生○蘇頲按唐鑑頲武功人威玄孫父瓌累官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許國公頲幼敏悟一覧千言累官修文館學士與父瓌同在禁中時人榮之開元中集相○楚些沈存中以此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説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離騷叶韻到篇終前面只發兩例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説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説

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歩處○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説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讖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讖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

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

集覽 讖緯 徐廣曰九讖緯皆言將來之驗也讖纖也言其義纖微也緯有七緯易緯詩緯書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蓋漢末夏賀良之徒為之以為有經必有緯也後漢張衡以為讖書出於哀平之世虛偽之徒要世取資者所為耳○張平子 按漢書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善屬文通五經作二京賦精思十年乃成衡善機巧尤精天文曆筭為太史令作渾天儀候風地動儀人服其妙遷侍中宦官讒之作思玄賦以寄情出為河間相嚴整法度上下肅然徵拜尚書○風角鳥占 漢書順帝時河內人張成善風角之占注顔師古曰角謂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索隱曰世傳陰陽局鷄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畧先數其聲第一聲即是甲聲以十干數之辨其急緩以定吉凶即所謂鳥占者也○相如封禪書 史記漢武帝時司馬相如既病免居茂陵上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使者往而相如死卓文君曰長卿未死時著一書曰有使者來求書以此奏之乃遺札之封禪也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

集覽 杜欽 按漢書欽南陽杜衍人延年子少好經書目偏

言而知名於時率直言歷陳災異拜議郎散諸大將軍王鳳幕府多所匡益○（谷永）按漢書求長安人博通經書元帝時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累遷光祿大夫終大司農○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傳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

只是又困董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燄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疏畧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

陵答蘇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爲人寛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集覽】[李陵]按漢書陵隴西成紀人廣之孫善騎射愛人下士武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荊楚勇士屯備胡天漢中匈奴入寇詔李廣利寺將兵擊之陵請自當一隊願以步兵五千遠渉單于之庭上壯之及與匈奴戰兵少矢盡降虜單于妻陵以女拜右校王用事及武帝聞之詔族其家焉

○【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塡得他腔子滿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集覽】[左太冲]按晉書左思

字太冲臨淄人口訥而詞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及賦成皇甫謐為序張華見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時競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决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總之徒賦皆不好了【集覽】[鄒陽獄中書]按漢書鄒陽齊人景帝時仕呉以文辯著名呉王陰有邪謀陽上書諫不納去而之梁從孝王游被讒下吏從獄中上書有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莫不按劍而相眄者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書上陽立出之卒為上客

適狹舟次勝賦　按唐鑑適字達夫滄州人玄宗時舉有道科官至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出為蜀彭刺史卒適尚節義以功名自許政寬簡所莅人便之年五十始為詩即工每一篇已好事者輙傳布　江總之徒　按南史江總考城人紑之子篤學能文陳後主時為戸部尚書日與文士孔範等侍宴賦詩有玉樹后庭花之曲為長夜之飲謂之狎客禎明二年隋兵滅陳總亦被後

○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某人劣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道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道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

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撰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横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

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齋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横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曰子瞻云都來這幾字只要會安排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踈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晩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晩年只恁地闒颯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道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晩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

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
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爲做文章之用也其説雖麤
似有理又云人晩年做文章如禿筆寫字全無鋒
鋭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
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
左右歳做底文字又曰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
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這箇虛心
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説而今又是將
這一説來罩正是未理會得大率江西人都是硬

執他底横説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横説且如
陸子靜説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横説又云介甫
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
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取這他轉時易大率
都是硬執他底○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
先秦戰國○某方修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
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
辨鶡冠子及説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
得皆是黄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

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

會衰了人文字【集覽】鶡冠子袁叔真隱傳曰鶡冠子者楚人隱居深山中衣敝履穿

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焉諼嘗師之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已遂與之絕

鶡者鳥雉也○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

書之真偽曰鶡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

乃寫賈誼鵩賦之類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

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

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集覽】賈誼鵩賦文選

注曰賈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鵩似鴞不祥鳥也誼以謫居自傷故為賦自廣曰野鳥

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鵩予去何之○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

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

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學

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

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

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

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

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

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

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徳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吾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集覧】周封康叔[illegible]適墨上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弟武王克商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衞成王長舉康叔為周司寇有功賜衞室祭器以彰有徳後傳四十一君為秦所滅○有一等人專於為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

文者貫道之器

聖賢書却別做一箇詭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為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詭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注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沈載浮沈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

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 集覧 司馬遷與任安書按漢書安榮陽人嘗爲大將軍衞青門客後青日衰故客多歸霍去病安獨不肯故人司馬遷爲中書令尊寵用事安遺之書責以進賢之義○劉元父按宋鑑劉敞字原父清江人武孫慶曆間舉進士累官知制誥奉使契丹還知揚州有惠政徙鄆州道不拾遺累遷翰林侍讀學士侍英宗講讀毎指事據經因以諷諫官至集賢院學士敞學問淵源為文尤贍敏有公是集行世○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祁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 集覧 按宋鑑杜衍字世昌山陰人屬操篤學擢進士甲科歷州縣皆

有政迹慶曆中為相與韓琦富弼范仲淹同黄繫
事後以太子少師致仕封祁國公卒謚正獻。〇韓
董晉行狀按唐鑑董晉字混成虞鄉人擢明經第
兵部郎中持節使回紇德宗立授御史中丞貞元
中拜相後封隴西郡公卒韓文公作行狀以誌之
〇權德輿按唐鑑德輿秦州畧陽人皐之子少以
文章稱德宗聞其才召為左補闕累遷禮部尚
書同平章事〇仁宗飛白書記權輿記太宗飛白
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者貞觀十八年咨左散騎常
侍劉伯之詔也縹緲鴻鶱之勢輕濃蟬翼之状子
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不白稽會衆美裁成絕藝
書圖之逸品也注蔡邕見役人以堊箒成字歸而
為飛白之書
故後人傚之
〇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
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
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

人才
皆是
當世
有名
之士

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
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〇韓文高歐
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
人學文者何曾做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
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〇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
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
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
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

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一云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字【集覽】劉子澄按宋鑑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受業兄靖之博極書傳紹興末舉進士及見朱熹慨然志義理之學嘗為高安縣丞賑饑有方徙知宜黃縣孝宗時召對首論民困兵驕累官知衡州善政甚多罷主雲臺觀光宗即位起知袁州所著有訓蒙新書邇錄墨莊祭儀時令諸書○張才叔按宋鑑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渠江人元祐間進士調成都府推官韓忠彥薦為左正言踰月章數十上訟司馬光呂公著之冤論蔡京章惇之罪薦蘇軾蘇轍之賢忤執政意謫官卒贈直徽閣諡節愍○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潜書民言好如古潜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

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泉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歎贍不爲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集覽】李太伯按宋鑑李覯字太伯南城人通五經生徒數百人曾鞏鄧潤甫皆其高弟為文章自成一家天下知其名皇祐間范仲淹薦試太學助教後除太學說書既沒潤甫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藁并後集詔官其子參魯○嘗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龍岡阡表二十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六一文一唱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六一文

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祕演詩集序喜爲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黄夢升墓誌極好某所喜者豐樂亭記【集覽】六一居士按宋鑑歐陽脩晩年卜居於潁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巻藏書一萬巻有琴一張棊一局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為六一公也○豐樂亭按一統志其亭在滁州城南一十里琅邪山幽谷歐陽脩顛其景而樂

歐公是第一等議論

之闕也為亭名曰豐樂自為之記○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問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集覽】張承業按五代史承業唐僖宗時宦者昭宗時為河東監軍與晉王李克用相善及崔胤誅宦官凡在外者詔所在誅[illegible]不忍殺乃匿之昭宗崩復為監軍晉王病革以莊宗

僞之并宋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事皆委之同光初退居田里尋卒○歐公為蔣潁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敘一段只是自明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集覽】醉翁亭記按一統志其亭在滁州城南十里琅邪山釀泉之上宋慶曆中僧智仙為郡守歐陽脩建脩自號醉翁因名作亭記其文膾炙人口天下傳誦焉○蔣潁叔按宋鑑蔣之奇字潁叔宜興人舉進士為監

察御史徽宗時累官翰林學士知樞密院事崇寧初以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疾歸之奇為郡使者十二任亦與會府所至以治辨稱有文集百餘卷

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荊公文暢○歐公文字敷腴温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輔廣問荊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荊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荊公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黄樓銘館職策皆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荊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

因留欸語適欲作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澀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為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集覽】曾南豐按宋鑑曾鞏字子固南豐人致堯孫幼警敏數千言一覽輒記嘉祐間舉進士歷知齊襄洪福明亳滄州所至務恤民疾苦入為中書舍人文章與歐陽脩齊名世稱曰南豐先生○歐公文字太綱好

三代治出於一

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撿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錢木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

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

補註　歐陽子治出於一治出於二之言見唐書禮樂志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

列六經而出萬世

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

補註　龜山楊氏曰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異後世之成法也論語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朱子曰道之顯者謂之文不曰道而

詞也

曰文謂　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文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

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

【補註】術謂刑名兵法也辨謂縱横辨說也列莊荀三子皆有書屈賦離騷是也陸生謂陸賈嚴安徐樂武帝時曾上書戰國秦漢諸人自申商而下其著述言議備見史記漢書宋玉屈原弟子長楊較獵揚雄所作二賦亦載史記漢書

【集覽】蘇張范蔡謂蘇秦張儀范雎蔡澤按史記蔡澤燕人戰國時弘辨智士嘗入秦說應侯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應侯因是謝病昭王召見與語大悅拜客卿尋拜爲相○【李斯】按通鑑斯上蔡人受學荀卿變籒文爲小篆成一家之法秦始皇時爲客卿始皇用其謀混一天下拜爲丞相從帝東巡帝崩乃與趙高矯詔殺扶蘇立胡亥陳勝兵起高譖之腰斬于市○【陸生】按漢書陸賈楚人有口辨從

高祖定天下使南越拜尉佗為王稱臣奉漢約高祖大悅拜為太中大夫時稱說詩書著書二十篇以好時地善因家焉有五男出橐中千金分之令為産呂后王諸呂陳平患之用賈計與周勃相結遂誅諸呂立文帝○嚴安按漢書安臨淄人武帝朝以故丞相吏上書言周室之弱秦室之強拜郎中後為騎馬令○徐樂按漢書樂燕郡無終人武帝時上書其畧曰賢主獨觀萬化之原銷未形之患其要在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武帝召見曰何相見之晩也拜為郎中○宋玉按史記玉楚人屈原弟子為楚大夫閔其師放逐乃作九辨述其志以悲之又作神女高唐二賦皆寓言託興有所諷也○王褒按漢書褒蜀人博學能文宣帝時益州刺史王襄薦其有軼才召見使作聖主得賢臣頌擧筆立就上嘉之拜諫議大夫既而遣求金馬碧雞之神卒於道

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

仁義之言藹如

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

補註 號者呼也陳言謂陳舊之說六藝謂六經其徒李漢嘗序韓文行世所謂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與剽掠潛竊為病大振頽風便人自為皆其序中語詞不已出神徂聖伏見韓公所作樊紹述墓銘

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

補註 其徒謂東坡吾老將休付子斯文與吾所謂文必與道俱皆東坡述歐公語今之韓愈與文不

〔註〕然皆東坡推尊歐公語俱見文集張後山也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
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邪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
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
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
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補註〕朱子曰道者文之根
本文者道之枝華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
後人都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方作文所以二本而非一本矣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
慾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稍

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
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
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
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
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晩年自做
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
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
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
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晩年過海做昌化

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恠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集覧】昌化峻靈王廟碑按一統志昌化縣名隋刱所置今因之屬儋州又按峻靈王廟在昌化縣北一十五里峻靈山祀山之神五代時建南漢始封爲鎮海廣德王宋改封峻靈王蘇軾有記○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並

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秘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眞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疎漏甚多【集覧】伏波廟碑按一統志伏波廟在瓊州

祀東北祀南漢路傳忠東漢馬援二人皆伏波將軍宋蘇軾作碑銘○韓文公廟碑按一統志韓文公廟舊在潮州府治後韓山宋遷在府治東韓山封文公為昌黎伯賜額忠祐蘇軾作廟碑

○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爲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晩年文雖健不衰然亦䟽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觶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䟽如此【集覽】南安軍學記按一統志南安軍宋初所置今為南安府屬江西道○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

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東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東坡歐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統領商榮以溫公神道碑爲餉因僉更約楊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

之黃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
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
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
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
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
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
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
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
廟碑一日思得頗久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兩句

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遂掃將去
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
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
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
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闒茸無意思又曰
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
如說不辨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蜚卿
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
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

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為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撏入此其考據甚精密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集覽 西門豹投巫事 史記豹戰國魏人文侯時為鄴令鄴俗素信巫覡歲為河伯娶婦選良民女投河中豹問知其害曰今歲娶婦幸來告吾亦送之至見其女豹曰幸煩大巫入報即投之河中又繼投二人群巫驚懼乞命從此遂止因開其河為十二渠以溉田

○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為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為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因說灤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

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辨而以辨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晩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集覽】待月軒記安一統志其軒在瑞州府治東行春門外大愚山宋蘇轍謫筠州舟過南東廬阜訪聰者與日月以喻性理因悟其說至筠作待月軒以自省并記其[illegible]

○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爲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

○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

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寛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艷處多○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倣醉翁亭記不甚似○南豐擬制内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

中亦無愧○南豐作宜黄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集覧】筠州宜黄二學記按一統志宜黄縣名宋初所置今因之屬撫州府筠州唐初所置今為瑞州府屬江西道○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矣【集覧】范貫之奏議序按宋鑑范師道字貫之蘇州人琪之子舉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夙厲風操有聞即言官至龍圖學士有奏議文集數十卷行世○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

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陳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斂衽一云便是今人文字都無他抑揚頓挫因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訖問爲能而好黜檢他人不自黜檢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

分曉令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近來文字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開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了○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

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看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當排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

【集覽】張方平進策 按宋鑑方平宋城人少頴悟絶倫書一閲不再讀累官參知政事南京留守知陳州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謚文定初守蜀時得蘇洵與其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為諫官晩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嶷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時者也

〇今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

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
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
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
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前輩文
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
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
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
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
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

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云今來文字
至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時文亦是朴實頭鋪
字朴實頭引援朴實頭道理看者雖不入眼却有
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氣便似舞訝鼓者塗眉畫
眼只不是本樣人然皆足以惑衆真好笑也或云
此是襟懷狹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
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且如
而今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
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
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
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
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

道者文之根本

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已○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

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箇科段舊曾學曾為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

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纔要作文章便是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集覽】秦少游龍井記 按宋鑑秦觀字少游高郵州人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元祐初蘇軾薦于朝除大學博士遷史院編脩官坐貶○文章要理會本須前輩作者多讀

書亦隨所見理會○毎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綱領如字說三經辨之類○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好如世俗常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奇言語下稍與文章都差異了○頃微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山學史記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禀與古人不同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今人去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煞○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闒靸○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頽塌只略教整齊足矣○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傅安道說爲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李漢老看來做詩亦然○因說呂伯恭所批文曰文

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纔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

【集覽】陸教授 按宋鑑陸九淵居貴溪之象山教授生徒世人称爲陸教授

○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最愛看陳無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勝又大奇也這雖是麤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將去○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衮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衮做將去○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

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爲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爲理一故也○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

讀之猶且寒心

而兩得之也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娩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
先斷腰膂處棨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
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其陋也此
說如何南軒張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
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爲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
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
寒心況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墻
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爲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

爲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
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
馴雅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
後世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磨雕鏤無所不用其
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
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
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玄酒乃巧之

文章由道心而達

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
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
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
馳騁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
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楊子道善惡混又
繳出性分三等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
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
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和說許多相

繳之語○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
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
明著眼目○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
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
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
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
於文理今拼了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敘轉換極其
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
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

聖人不期文而自文

實則審壞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爲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眞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放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爲聖人之事不能也

集覽 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真叔敖　楚國語優孟楚樂人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曰我叔敖子父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所之即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前爲壽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無爲楚相盡忠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負薪以自食如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孟召叔敖子封之寢丘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

志士仁人不取幸民

飽食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稽束無法度艶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抵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愼乎

○或論凡人爲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者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會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新刻性理大全第五十六卷終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